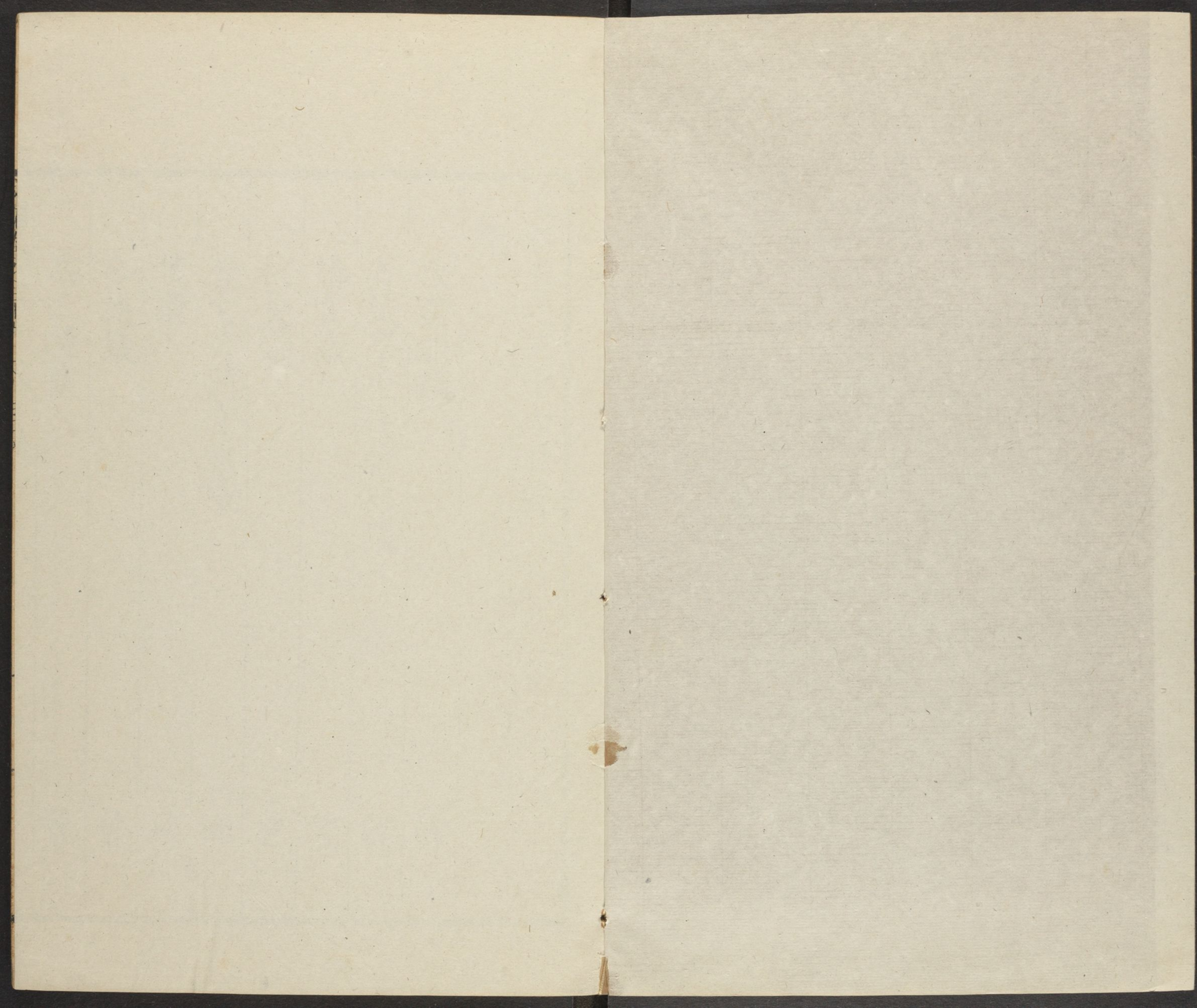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4

六







文編卷之三十六目錄

議

改葬服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講官議

救災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濮議

公族議

爲人後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滬書

韓

韓

曾

曾

柳

歐

曾

曾



文編卷之三十六

議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改葬服議

韓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



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塋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塋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塋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塋總既塋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塋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塋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

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塋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塋於其土及其返塋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駮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駮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墳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



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安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總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

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壘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



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侍從 講官議

潔

曾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徃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恥而欲以師自任何其

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名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



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有果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荒政 救災議

前後整齊照應

會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也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

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



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

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槌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



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噐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

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



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



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三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茻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茻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茻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又捐茶茻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

奇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轉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  
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  
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  
止趙盾之義

濮議

歐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群臣並進爵秩  
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

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  
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  
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  
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  
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其官某可贈某  
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  
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  
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  
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

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畧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畧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



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  
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  
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  
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  
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  
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小官私屋宇倒塌無數  
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  
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  
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  
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

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  
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  
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關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  
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箆箔一併興修未  
得其狂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脩不覺笑  
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  
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  
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  
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  
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於士



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臺官益快快慙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竒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得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群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竒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耻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及憲臺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



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爲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緘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群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

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祀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上覽之畧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湏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裡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



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

詔草以坐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初中外之人爲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汹汹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脩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



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正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

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



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遂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况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或問罷議之詔有權

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乎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指以爲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爲迺邈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



者乃體當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呂誨等欲逢迎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

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琦請降手書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絕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畧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栢之事中書以爲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呂誨表乃云致主之謀不耻哀栢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爲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爲哀栢之亂制乃是指鹿爲馬爾以此見其誣罔



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孰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謂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朝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

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



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爲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爲縣則偕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虛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古可以爲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爲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爲非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盾乎答曰兩議皆是并不相矛盾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爲世數此爲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爲世所謂違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

文編卷之三十一 義



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爲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爲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爲後者，皆以

所生父爲伯叔父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誼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我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爲儒學之臣，爲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不悔也。况所謂以養子所生爲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爲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



兄子融之子繹爲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  
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爲所生父是典  
禮也以濮王爲伯是問閭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  
時而爲臣下議則用典禮爲天子議則用問閭其任  
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  
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爲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  
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  
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明文而世不  
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故不諱  
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

子爲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爲我  
生之子故惟恐諱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古之不幸  
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  
而不諱也而後世問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  
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  
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  
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  
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  
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



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爲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菴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

來有天子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爲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如是則恭愛可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



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  
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  
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爲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爲  
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爲  
人後耳使其自度爲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  
母則能忍而爲此言也問者曰爲人後而不絕其所  
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  
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荅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  
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  
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公族議

列辨格

曾

不窮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

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

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

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

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

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

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

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

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暗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感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



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畧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母與官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禮 為人後議 辨哲 曾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禮之所以如此者何

解書

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



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  
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  
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  
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  
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  
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  
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  
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

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  
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  
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  
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  
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  
爲已也爲其父母其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  
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  
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則爲所後者則是名  
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



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莽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莽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

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出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



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  
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  
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  
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  
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  
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  
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  
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  
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  
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

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  
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  
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  
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  
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  
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  
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  
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  
服齊衰朞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  
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



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  
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  
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朞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  
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宣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  
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  
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  
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  
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

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  
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  
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  
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  
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  
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  
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  
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  
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  
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



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

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世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又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



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沒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

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恭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肯意庶得以商榷焉







